

宾语成分特性对汉语“VO者”→“OV者”构词转换的限制研究

邢楚

杭州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DOI:10.12238/er.v8i9.6422

[摘要] 该研究聚焦现代汉语语料，探讨多音节“VO者”短语复合词与“OV者”合成复合词的对应关系。研究发现，虽然“O”指称性及“V”施动性强弱有一定解释力，但存在显著例外。进一步分析揭示，“O”成分内在属性是核心转换限制，当“O”为名动兼类词时，其强动词性阻碍其在“OV者”结构中作为纯粹受事论元解读；当“O”为高度抽象/泛指名词时，其与“V”的紧密语义整合度优先于分裂重构。研究通过区分“短语复合词”与“合成复合词”本质，并结合“O”成分特性，突破既有理论框架，为理解汉语复杂名词化构词规律及句法—词法界面提供新分析维度。

[关键词] “者”字复合词；构词转换；语义特性；句法—词法界面

中图分类号：H146 文献标识码：A

A Study on the Restrictions of “O” Component Properties on the Syntactic Conversion from “VO zhe” to “OV zhe” in Mandarin Chinese

Chu X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polysyllabic “VO zhe” phrasal compounds and “OV zhe” synthetic compounds in Mandarin Chinese. While the referentiality of “O” and agentivity of “V” provide partial explanation, systematic exceptions exist. Analysis reveals that intrinsic properties of “O” constitute the core constraint on this transformation: Noun-verb homographic “O” resists interpretation as a pure patient argument in “OV-zhe” structures due to its verbal potency, while highly abstract/generic “O” exhibits such tight semantic integration with “V” that fission-restructuring is blocked. By dissecting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phrasal and synthetic compounds alongside “O”’s properties, this research challenges extant theoretical frameworks, offering a fresh analytical perspective on Chinese nominalization patterns and the syntax-lexicon interface.

Keywords: -zhe compounds; morphological conversion; semantic properties; syntax-morphology interface

引言

短语复合词与合成复合词的生成机制是词法—句法界面研究的关键争议。汉语中以“者”为核心的多音节复合词存在短语复合词（如“制造谣言者”）与合成复合词（如“谣言制造者”）并存的现象，但转换受限：部分短语式可转换（例1a），而结构相似的（1b,1c）及光杆名词式（1d）不可转换：

- a. 使用该语言者→该语言使用者
- b. 反对此事者→*此事反对者
- c. 违反该规定者→*该规定违反者
- d. 缺乏信心者→*信心缺乏者

周韧（2024）的宾语指称性—动词施动性模型难以解释

上述反例^[1]。鉴于此，本文将突破传统的指称性—施动性解释框架，提出“O”成分的内在特性是制约转换的核心因素。具体而言：当“O”为名动兼类词（如“规定”“联系”）时，其在合成复合词“OV者”结构中会触发动词性解读冲突（例如，“规定违反者”易被解读为[V规定][N违反者]），从而破坏论元结构的完整性，阻碍转换。而当“O”具有高度抽象性或泛指性，“VO”语义单元则倾向于词汇化为固化组块。

本研究通过深入揭示“O”成分的词法阻断（名动兼类导致）与语义固化（抽象性导致）机制，旨在从两个方面深化理论认知：一是在周韧（2024）模型的基础上^[1]，补足指称性—施动性框架的解释盲区，建立起宾语属性与转换限制之间的因果链条；二是为跨语言短语复合词的制约研究提供

一个可验证的分析框架，进而推动相关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1 相关研究

1.1 关于合成复合词和短语复合词

汉语合成复合词（如“节目主持人”）通过语序转换（宾语/主语前移与名词化）将小句结构（如“人主持节目”）词汇化，在保留主谓、动宾等核心句法关系的同时，形成超越修饰叠加的整合语义^[2]。与之相对，短语复合词由短语或句子直接充当非中心语成分（如“一带一路”倡议）。两者的生成机制存在词汇论与句法论的理论分野：词汇论主张复合词形成于词法层面，坚持句法规则不可操作词内结构的词汇完整性假说（LIH）^[3]，而 Pafel（2015,2017）通过分析德语等语言的短语复合词，指出其虽表面违反 LIH，深层机制仍维护形态与句法的独立性，并提出“形态合并”允许特定语言在词汇层整合短语单位（如英语“sleep-all-day-er”）^[4-5]；句法论则强调复合词生成遵循句法规则，周韧（2006）证实汉语合成复合词受句法方向性参数支配且中心语素居右（如“汽车修理厂”）^[6]，庄会彬与刘振前（2011）进一步阐明其构词受右手中心语规则与汉语方向性参数双重调控^[7]，Bruening（2018）提出所有的词法都可以用句法代替^[8]。此外，冯胜利（2004）提出韵律制约复合词形成^[9]，庄会彬等（2011）则验证韵律规则与句法规则在汉语合成复合词中的协同作用^[7]。

1.2 “者”字复合词

后缀“者”凭借附着性与指称性实现动词/形容词的名词化^[10]，兼具自指与转指双重功能^[11]。程工（2005）研究发现“者”字复合词严格遵循右手中心词规则，导致“VO者”与“OV者”因句法（中心语居右）和形态（词缀邻接动词）的结构张力形成并存格局，且音节长度显著影响选择倾向——短音节偏好VO式，长音节倾向OV式^[12]。在生成机制层面，何元建（2004）主张“OV者”符合向心复合词构词法（中心语素右向），而“VO者”本质属短语入词（双音节VO经句法实现后词汇化保存在词库中）^[13]；周韧（2006,2024）则提出“OV者”源于VO语序经去动词化移位转化，而“VO者”的短语入词特性体现为宾语可由限定词短语（DP）充当及主体论元显性出现（如“[当局]禁书者”），本质上反映指称性表达的动态重构能力^[14]。

2 讨论

汉语中以“者”为后缀的多音节复合词存在“VO者”（如“制造谣言者”）与“OV者”（如“谣言制造者”）并存的特殊现象，其语序转换机制在词法—句法界面研究中备受争议。本文聚焦两大核心问题：其一，为何部分“VO者”结构可自由转换为“OV者”（如“制造谣言者→谣言制造者”），“VO者”和对应“OV者”之间的差异是什么？其二，为

何有的多音节“VO者”合成复合词没有对应的“OV者”，这类“VO者”复合词的特殊点在哪里？

2.1 多音节“OV者”复合词有对应“VO者”

既有研究表明，“VO者”与“OV者”的语序共存性反映了汉语词法构造的内在张力。何元建（2004）认为“OV者”是现代汉语的优势结构，却未能解释语序选择的动因^[13]；程工（2005）进一步提出“句法—词法张力”模型，指出“VO者”保留了动词短语的原始语序，而“OV者”则满足词缀“者”紧邻动词的形态需求，但该模型未能明确制约语序转换的具体条件^[12]。

关于语义指称的讨论尤为关键。何元建（2004）主张“VO者”表特指、“OV者”表泛指，如“谣言制造者”常泛指造谣群体^[13]。然而，实际语料显示指称性质由语境决定：同是“谣言制造者”，既可泛指普通造谣者，亦可特指具体对象。这一矛盾促使周韧（2024）转向宾语“O”的指称性质分析：在“VO者”中，“O”作为限定词短语（DP，如“该语言”）能与现实世界具体指称关联；而“OV者”中的“O”（如“谣言”）仅为内涵性名词，不指向具体实体^[14]。

从句法结构上看，按照句法入词的观点，并使用X-bar理论，本文认为“VO者”的结构如下图所示，以“制造谣言者”为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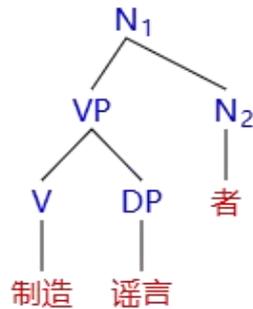


图1 制造谣言者结构分析

其中，“者”担任中心成分，制造谣言以VP的形式充当“者”的补足语。VP中，中心语是“制造”，而“谣言”则是V的补足语，是限定性成分。

而关于“OV者”的划分一直存在分歧，周韧（2013）认为“者”为整个复合词的核心，动词性短语VP进入构词阶段需要经历“去动词化”，从而，“制造”要提升到一个“-V”的节点，变成名词，关于“OVN”复合词的内部结构划分应该是[[OV]N]^[6]。而张伯江（2011）则认为内部层次划分应为[O[VN]]，原因是他们“OVN”复合词中“VN”一般可以单独成立，但“ON”往往不成立^[14]。本文赞同[[OV]N]的划分，理由如下：当“O”和“V”都为单音节时，汉语一般采用“VON”的语序，而非“OVN”；[O[VN]]的划分否认了

“V”和“O”之间的动宾关系。

2.2 不可转换“者”字复合词三类反例及其启示

2.2.1 高指称性宾语的转换困境

当“O”为高指称性限定词短语时,转换往往受阻。如“反对此事者”(例2)中的“此事”特指丽江开发事件,“违反该规定者”(例3)中的“该规定”指向具体法规,二者均无对应“OV者”形式(*此事反对者/*该规定违反者)。周韧(2024)将此归因于DP宾语的强指称性阻碍重组^[1],但反例“使用该语言者→该语言使用者”(例4-5)的存在揭示理论盲区:同为限定短语的“该语言”却能成功转换,说明指称性强弱并非决定性因素。

(2)近日,一则丽江白沙拟建“地中海小镇”的消息,引发舆论争议……反对此事者,也多数是从生态安全、规划用地的角度找论据。

(3)美国等发达国家明确规定,农药使用者必须懂得农药的正确使用方法,凡违反该规定者将处以罚款。

(4)低地德语对于20世纪之语言学而言颇具争议……但是大多数使用该语言者却也将之视为是独立之语言。

(5)琴丘语属达罗毗荼语系中南达罗毗荼语族泰卢固语支。该语言使用者主要分布在印度安德拉邦。

2.2.2 名动兼类词的词法阻断效应

部分“O”成分的兼类属性是转换失败的主因。以“规定”“联系”为例,其在“OV者”结构中会触发词性误读:“*规定违反者”中的“规定”易被理解为动词,导致论元结构崩溃。当在CCL语料库中搜索以“规定”和“联系”作为“OV者”的“O”的复合词时,例如,搜索“规定(v,>1)者”“联系(v,>1)者”时,结果却显示此时的“规定”和“联系”不再作名词用,而是动词,并且整个结构不再是复合词。

(6)资格审查学校在复试前对考生资格进行严格审查,对不符合规定者,不予复试。

(7)几年来,台湾当局多方设法到欧、美活动拉投资,结果“建立联系者”虽不少,而实际行动者却不多。

(8)有的县在流通环节任意收费加税设卡,规定购买者一律交纳培植费和工商贸易税……

(9)“房屋银行”凭借专业管理和自身的信誉,承担了催缴租金、联系出租者进行房屋维修、监督出租户缴纳税费等工作……

2.2.3 抽象宾语的语义固化机制

抽象或泛化名词构成的“VO者”则受制于语义固化。如“缺乏信心者”(10)中的“信心”作为抽象名词,与动词“缺乏”形成高度词汇化的语义组块,阻隔了“*信心缺乏者”的生成。类似现象见于“留心时事者”(11)等结构。

(10)缺乏信心者,可选择简单、易作的如跳绳、俯卧

撑、广播操、跑步等体育项目。

(11)江西每县选举一人,以品学优良、道德高尚、平日留心时事者为优先,令政治部与各县办理。

值得注意的是,周韧(2024)的动词施动性理论(有些“VO者”没有对应“OV者”的原因因为V的施动性较强,需要借助主体论元施加的外力)^[1]同样无法覆盖所有语料:即便强施动词“保卫”构成“VO者”(“保卫和平者”),实际语用中“OV者”“和平保卫者”的出现频率显著更高(CCL语料比301:16),凸显宾语语义属性的优先性。

表1 “保卫和平者”和“和平保卫者”的分布差异

保卫和平者	和平保卫者
16	301

2.3 启示

上述反例要求突破传统指称性—施动性框架。本文提出宾语“O”的内在属性通过双重机制制约转换:词法阻断机制作用于名动兼类词(如“规定”),其在“OV者”中必然触发动词性解读冲突,破坏复合词的论元完整性;语义固化机制则影响抽象/泛化名词(如“信心”),其与动词形成的紧密语义单元抵制语序重组。这一模型不仅补足了周韧理论的解释盲区,更建立起“宾语属性→转换限制”的因果链条(表2)。

表2 宾语属性对语序转换的制约机制

制约类型	作用机制	典型语例
词法阻断	兼类词引发结构歧义	违反规定者→*规定违反者
语义固化	抽象名词促发词汇化组块	缺乏信心者→*信心缺乏者

3 结语

本文探讨了现代汉语中“者”字合成复合词的语序规律,特别是针对多音节“VO者”复合词是否具有对应“OV者”形式的问题。研究发现,现有理论在解释某些“VO者”复合词缺乏对应“OV者”形式的现象时存在局限,指出“O”指称性强弱和“V”的施动性强弱解释存在很多例外,还应考虑“O”的双重词性和语义特性的影响。尽管本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但由于分析的语料有限,未能全面验证理论的普适性,因此结论可能存在一定的片面性。未来的研究需要更广泛的语料支持和更深入的分析,以期构建更为完善和系统的理论体系,从而为理解汉语合成复合词的构词机制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周韧.现代汉语 woon 型合成复合词的句法语义特点研究[J].语文研究,2024(1):27-34.

- [2]顾阳,沈阳.汉语合成复合词的构造过程[J].中国语文,2001(2):122-133,191.
- [3]Spencer A. Word-formation and syntax[M]// Handbook of word-formation. Dordrecht: Springer Netherlands, 2005: 73-97.
- [4]Pafel J. Phrasal compounds and the morphology-syntax relation[J]. Further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nature of phrasal compounding, 2017: 233-259.
- [5]Pafel J. Phrasal compounds are compatible with Lexical Integrity[J]. STUF - Language Typology and Universals, 2015, 68(3): 263-280.
- [6]周韧.共性与个性下的汉语动宾饰名复合词研究[J].中国语文,2006(4):301-312,383.
- [7]庄会彬,刘振前.汉语合成复合词的构词机制与韵律制约[J].世界汉语教学,2011,25(4):497-506.
- [8]Bruening B. The lexicalist hypothesis: Both wrong and superfluous[J]. Language, 2018: 1-42.
- [9]冯胜利.动宾倒置与韵律构词法[J].语言科学,2004(3):12-20.
- [10]张桁.说“者”“所”[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3):1-6.
- [11]朱德熙.自指和转指——汉语名词化标记“的、者、所、之”的语法功能和语义功能[J].方言,1983(1):16-31.
- [12]程工.汉语“者”字合成复合词及其对普遍语法的启示[J].现代外语,2005(03):232-238,328.
- [13]何元建.回环理论与汉语构词法[J].当代语言学,2004(3):223-235,285.
- [14]张伯江.汉语的句法结构和语用结构[J].汉语学习,2011(2):3-12

作者简介:

邢楚(1999.11-),女,汉族,浙江金华人,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句法学。